

何建明 著

警世录

何建明灾难三部曲

天津爆炸现场

征战埃博拉

北京保卫战

作家出版社

战胜灾难，从来就是人类自我成长的重要部分。而在灾难面前，如何反省自我，是人类在今天和未来更需要补上的一课。

仍建明

目 录

天津爆炸现场	001
征战埃博拉	109
北京保卫战	287

天津爆炸现场

本文献给在天津港“8·12”特别
重大火灾爆炸中英勇奋战和光荣牺牲
的所有消防员

序：爆炸的威力

到目前为止，有关大爆炸的真正原因，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业内专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倒是在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大爆炸之后，网上关于大爆炸威力的议论声一直不断。

我在网上搜索到一位看起来绝非是“外行”的网友如此分析道：从波形记录结果看，第一次爆炸发生在8月12日23时34分6秒，近震震级ML约2.3级，相当于3吨TNT。第二次爆炸在30秒后，近震震级ML约2.9级，相当于21吨TNT，具体威力相当于53枚战斧巡航导弹一起轰炸。究竟21吨TNT炸药有多大的破坏力呢？首先必须要对TNT炸药有所了解。有一定物理知识就会知道，理论上1焦耳=0.102公斤·米。从能量角度来进行换算，1公斤TNT爆炸可产生420万焦耳的能量。也就是说，1公斤TNT放出的能量可以把1公斤的物体移动420公里，或者把100公斤的物体移动4.2公里。那么21吨TNT当量=8.7864×10¹⁰焦耳的能量释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参照其他同类数据就能有更清楚的了解。MARK II手榴弹，军事战争中最常用型号的手榴弹。内部填充70克装的奥克托TNT混合炸药，其威力相当于纯TNT的175%。在杀伤力方面，MARK II手榴弹杀伤半径为5-10码（4.5-9米）。21吨TNT约等于17万颗手榴弹同时轰炸的效果。

17万颗手榴弹一起炸开是什么威力？我不得而知。但作为曾经的军人，在新兵训练时，有一个老兵曾告诉我：他当新兵时的一次训练中，有一次实弹投掷出了意外，一颗手榴弹爆炸，当场有两名战士炸死，其中有一位的腿与胳膊

爆炸到了三丈高的岩崖上……

17万颗手榴弹放在一起所产生的威力可想而知。

问题是，天津港大爆炸不仅有“17万颗手榴弹”同时爆炸的威力，且这一大爆炸还引发了五六千辆汽车及几千只集装箱的同时大爆炸！日常中，我们看到马路上有一辆汽车发生爆炸，其火光冲天的情形令人胆寒，现在现场有五六千辆汽车一起爆炸和燃烧，你见过吗？你胆战吗？

炸药所产生的爆炸是惊天动地的，而钢铁一旦被燃烧之后则如火山喷出的熔岩一般，可将天映红，可将地燃焦，可将巍峨的山体化为烟烬……更不须说血肉之躯在其中会变成何种样子！

——这就是天津港“8·12”大爆炸时很多人所看到的威力。而另一些人看到了，却也被这样的威力彻底地熔化成了烟尘，他们是这次大爆炸中最悲壮的一群人，他们多数是消防队员。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三口之家。但这个三口之家现在因为大爆炸而彻底地“碎”了……

丈夫江泽国在此次爆炸中永远地离开了家人和战友。他是大爆炸中牺牲的21名武警消防队员中职务较高的一位，生前是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开发支队司令部政治协理员，主持消防开发支队特勤队工作，少校警衔。

当晚，妻子任倩因清楚地记得，22点50分时，她给丈夫江泽国打电话催促说：“你休息了吗？不要工作太晚……”

“知道了。你快陪宝贝睡吧！”丈夫说。

“爸爸，你答应我要到北京天安门去玩的，怎么老不算数呀？”7岁的女儿突然凑到母亲的手机前，说道。

“好好，女儿，爸爸下个星期天就带你去北京看天安门啊！”江泽国说。

“爸爸再见！”

“再见。”

这是这一家人留下的最后的对话。不到一个多小时后，天津港新区的瑞海危险品仓库发生火情，作为增援力量的消防开发支队特勤队在岗值班最高指挥官江泽国接到命令后，率战斗队伍以55秒的时间，飞速奔赴火情现场。

他是指挥官，他的车在最前面。到达火情现场时，按照规程和惯例，他肯

定是第一个跳下车，并且站在距现场最近的位置侦察火情，判断现场情况，并迅速做出战斗部署。

然而，这一次与以往所有的灭火现场的情况不一样——噼里啪啦的零星爆炸伴着火焰到处喷燃，其火焰的亮光也不同以往。

“立即让后面的车辆往后撤，注意火情！”战友们看到江泽国最后一个犹如雕塑般的身影：一边观察着迎面炽烈的火势，一边说着最后的这句话。

随后，巨大的爆炸开始了。

随即又是一次更大的爆炸！

几十秒内，天变红了！方圆几里内都在下着“火雨”，凡是被“火雨”落着的人，不是死，便是伤。凡是被“火雨”落着的房子、车子都在燃烧，路面被烫焦或烧出个坑。树在燃烧，田野也在燃烧。天津港区的许多地方都在燃烧……

从8月13日零点左右开始，当她得知丈夫工作的地方发生大爆炸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给江泽国拨手机，后来手拨麻了，就干脆要了辆车，直奔滨海新区爆炸地点。

远远看到爆炸现场那冲天的火光，任倩囡的腿就软了。但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倒下，她要知道丈夫到底活着还是出事了！

火场早已一片混乱。但唯一不乱的是被拉得紧紧的牢牢的警戒线。

“我是江泽国的妻子！告诉我他在哪儿？快告诉我……”任倩囡见人就喊，见人就问。

没有人告诉她，也没有人回答她。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向她摇头。

她哭了。哭瘫在地。

她看到无数呼啸的救护车、警车、私家车以及出租车……甚至是大卡车，都在向医院奔跑。

是啊！到医院找丈夫去！

于是任倩囡来到距火场最近的泰达医院。她奔跑至泰达医院时，又一次惊呆了：大门口、走廊里、楼梯上、急诊室内，全是一个个烧得木炭似的伤员和面目已经无法辨认的死者……

“江泽国在哪儿？你们见过一个叫江泽国的消防干部吗？”她每见一个伤员就去辨认一下，又向他们打听和询问。但没有人回答她，所有人似乎都已经麻

木了。他们不是呆呆地看着她，就是十分恐惧地向她伸出双手，那痛苦不堪的状态，任倩囡过去从未见过。她想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会比他们伤得更严重、更痛苦吗？

找了一个遍，还是没发现自己的丈夫。任倩囡的心猛地咯噔了一下：难道他……

从小胆怯的任倩囡从不敢看死人的脸，但这一次为了找自己的丈夫，她不得不去查看一具具躺在那里或遮或盖或裸露的已经被烧得没人样的尸体……她的手抖动得不行，但又必须坚定地凑上前去仔细察看、辨认每一具尸体。

她心如刀割。每一具尸体她都希望那不是她的丈夫。可她又特别特别希望早一点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心被利刀撕裂和绞碎了！

她终于倒在地上，一下失去知觉。

江泽国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凡是“失联”的人在当时的爆炸现场基本上是靠爆炸核心点最近的地方。也就是说，距爆炸核心最近的人，存活的概率几乎是零……

江泽国到底身在何处？作为增援力量的消防特勤队指挥官，根据他当时所在的位置和逃生出来的其他消防队员的证实，其命运显然是凶多吉少。

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江泽国仍然处在“失联”中。三天过去了。进入第四天的搜救仍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多数牺牲的消防队员都在爆炸现场周边找到了，难道江泽国被炸“没”了、炸“化”了？或是被土埋了起来？

“再找！必须想法找到，哪怕是他的一发一物……”天津总队的领导连续下达命令。毕竟是一位校级警官，江泽国的“失联”牵动着许多人的心，更何况已经是爆炸后的第四天了。

“出发！”穿着厚厚防化服的“抢险敢死队员”们，又一次向爆炸核心区进发。根据幸存者的判断，当时的江泽国应在距爆炸核心点二三十米之处，专家们认为，如果江泽国不幸遇难，那么有可能被爆炸泛起的土渣和飞滚的集装箱埋压在哪个地方。于是，敢死队员们一遍遍地在爆炸形成的直径约百米的大坑四周寻找，但仍然没有江泽国的任何踪影。

会不会被强大的爆炸冲击波“冲”走了呢？

“扩大搜索范围！”指挥部再度下达命令。

抢险敢死队员们开始向爆炸核心区的外围搜索，五十米、六十米……搜索

至一百多米处的地方，是瑞海公司的那栋小二层楼。此时的“楼”就像餐桌上被吃剩的鱼骨架，所有的墙壁和门窗不知飞到了何处，墙柱楼架也是斜歪扭曲的。眼前是仍在燃烧和冒烟的大片废墟。

一楼什么都没有了，各路搜索队早已若干次地搜索过，据说多具遇难者尸体被拉走了。

“上二楼再找找！”领队的警官带着两名敢死队员攀上残留的几块楼梯板，艰难地登上二楼，随后一间间地仔细搜索……

“这里有人！”突然，他们在第二间的一个墙角柱子下的一堆废墟里，看到了一名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的遇难者。

死者的脸部已经彻底烧焦并模糊了，胸部以下的衣服也全部烧成灰烬，五脏六腑流落在外……可以肯定，爆炸那一瞬间，遇难者是正面对着火场的。

“是我们的战友！开发支队的……”将遇难者的身体翻过来的那一刻，搜索队员们看到了遇难者后背残留的战斗服上还有“开发”两个字。这是天津消防总队开发支队消防队员特有的战斗服。

“应该是江泽国同志……”抢险敢死队的领头张大鹏对牺牲的烈士进行了现场辨认后，沉重地宣布。“老江的头顶有些秃，我们常在总队一起开会……”很快，DNA也证实，遇难者正是江泽国烈士。

妻子任倩因不敢相信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是她的丈夫，她甚至没有胆量去触摸那早已冰冷的残体，只是捧着江泽国生前穿着警装的彩色照片，一个劲地哭诉着：“你到底啥时带孩子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呀？你说话呀！说呀……”

丈夫永远不再回答妻子的问话了，更无法实现对女儿的承诺。首长和队友们则怀着巨大的悲痛，默默地悼念自己的战友。同时还在思考一个不解的问题：爆炸现场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怎么就把活脱脱的一个人冲出一百多米啊！

许多日子后，我询问过相关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瑞海危险品仓库的爆炸当量，如果不是有障碍物，其爆炸引发的冲击波可以将一百五六十斤重的一个人抛出数百米远，也可以将整个人体炸裂成千百块……

多么可怕的威力！多么恐怖的爆炸！而我们的那些消防队员就是在这样的大爆炸之中，经历了生生死死的考验。他们在这场旷世惊天的事件中到底表现如何，《爆炸现场》将告诉你那些细节和撼天动地的英雄精神……

1 警铃响起时

天津港大爆炸后，许多人在追问：为什么那个叫瑞海的公司将那么多危险化学品堆放在一个距居民区如此近的地方？背后是否有腐败贪官在插手和经营这家企业？而当那么多消防队员牺牲之后，许多人又在追问他们为什么不能避免“无谓”的死亡，为什么不赶紧躲开爆炸？甚至有人在不停地嘀咕：为什么中国的消防队员那么没知识、指挥官为什么那样“瞎指挥”？

关于天津港大爆炸确实有太多的“为什么”！有些“为什么”我跟大家一样，恐怕根本就无法彻底弄清楚。好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还在深入调查，最终会做出一些客观的结论。然而，我所要告诉广大读者的是：有些事情并不像公众所质疑的那样简单，比如消防队员和他们的指挥员该不该避开大爆炸，现场指挥是否得当，像这样的问题似乎充满了正义的追问。其实，当我们采访清楚所有基本事实之后，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回答：天津港瑞海公司的大爆炸事故，消防队员们在现场的行动无可挑剔，甚至从消防队员的角度而言，他们做得极其完美，无论牺牲的和活着的人，在现场表现得尽心尽职，也尽情尽性。

没有在现场的人，可以说得很轻松，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地“畅想”和“谴责”。但消防队员们不行，他们的任何一个行动都在“命令”和“规程”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接到火警后，所有行动都是“规定”好了的，即使面对百分之百的死亡。像天津港大爆炸这样的现场，能活着回来的简直是万幸，是“意外”，是绝对的命大！

无论是那些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消防队员，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消防警官，

他们都这样告诉我：一旦接到火警，所有出警的队员，必须在一分钟内完成出警，也就是说，那一分钟内，你无论在睡觉，还是在吃饭、洗澡，即便是上厕所，你都得完成战斗前的一切准备，穿上战斗服，飞奔着登上消防车，奔赴火灾现场……

一分钟，是消防队出警最长的时间。一般消防队只给50秒、55秒时间。

他们训练有素，钢铁意志，行动迅速，毫不犹豫，视死如归！英勇和牺牲，对他们而言，中间并不间隔任何距离，时刻连在一起，我因此理解了为什么天津港大爆炸中我们的消防队员牺牲得那么惨烈和巨大……

“8·12”大爆炸，到底是谁最早获得的火情是谁最先报的警？据天津消防总队值班室的“119”火警处电话记录，是一位市民最先拨打了电话，说是滨海新区有“油罐”爆炸了——其实是滨海新区瑞海公司的危险化学品集装箱发生了小爆炸的火情，虽说最初的小爆炸威力并不大，但它引发的火情仍然比一般的火情要大得多，于是就有市民报了警。

时间是2015年8月12日晚上22点50分左右。

“119”火警报警系统是个自动传输系统，还有人工值班，一旦有人报警后，值班人员就会迅速地记录下报警的内容和大致方位，随后由值班指挥员向相关消防队发出命令。

丁零零——！几乎是同一时刻，天津公安消防总队的“119”系统应天津滨海新区消防支队的请求，立即向距滨海新区最近的四个消防中队发出紧急增援的警情和命令。现代化的通信设备给了下达紧急命令的快速性。在警铃响起的同时，每个消防中队值班室的传真机也自动地将“出警命令”传输给了消防队。

当晚22时55分前，天津公安消防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八大街消防中队、三大街消防中队、开发区特勤中队和保税区天保中队四个中队级消防队接到总队下达的出警命令。

“快快！有火情，立即出发！”消防队员们无一例外地在60秒内将车开出营区，奔赴火场。快最好，慢于60秒的，总队值班系统实时录像记录在案，将追究责任。这是铁的纪律！

四个消防中队，距火灾发生地最近的当数八大街中队。这一夜值班的是2013年入伍的战士张梦帆。小伙子长得机灵，所以中队干部一直将他放在值班室。值班室是消防队的“指挥首脑部门”，虽然平时在中队编入“通讯班”，

其实真正值班的可能就一两个人。八大街值班就张梦帆一人，他吃住在值班室。“我的腿在一次出警时受过伤，所以中队领导后来就让我守在值班室值班。”张梦帆解释道。

今年中秋节那天（9月27日，距大爆炸一个半月后），我来到他所在的中队采访，小张领我到 he 当时值班的那间房子内。里面已经破碎不堪，靠窗口放着一张床，这便是张梦帆生活的主要“根据地”。床头依然保持着爆炸那一刻的原状：满床的玻璃碴和碎石块，还有断裂的钢窗条……

“我们中队离爆炸现场约三里路远，当时的冲击波将我们的营房震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小张随后带着我看了看其他房间。那一刻，我才真切地体会到“8·12”大爆炸的威力：三里路之外的消防中队营房内，天花板基本上全部被掀落，玻璃窗上的玻璃所剩无几，甚至有的钢窗框都变了形。尤其令我吃惊的是中队阅览室内，十来台电脑和书架上的书，不仅撒落一地，且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埃……

“当时随爆炸冲击波一起袭来的什么东西都有，我正在值班室与前方战友用对讲电台联系，突然营房四周像被一股热乎乎的飓风压过来，力量大得你根本站不住，人倒了，天花板落下了，屋里所有的东西乱七八糟地被打翻了，整个房子像一只摇晃的船在海浪中漂荡……我们不知怎么回事，以为是大地震来了！”张梦帆说这话时，双眼仍然布满了恐惧。

“你能回忆一下在接警的最初时的情况吗？”我想了解消防队员们在爆炸那天自始至终的每一个细节。

“好的。”张梦帆从落满尘土的“接警终端”——其实是一台自动传真机（爆炸后已经不能用了）上拿下一份当时的“接警命令单”给我看。

在这份全称为“灭火求援出动命令单”上，清楚无误地写着两个时间：一是天津消防“119”接到报警的时间：“2015-08-12-22:52:20”，就是第一个报火警的时间。另一个是天津消防总队向消防灭火中队“下达命令”时间：“2015-08-12-22:54:22”。天津消防接到火情报警后，在2分2秒钟后做出了派部队增援的命令。这时间包括了天津消防总队值班首长了解基本火情后拟定增援方案和战斗部署并下达命令的全过程。从这2分2秒钟的时间可以看出，我们消防系统的战斗行动之快捷、果断，令人敬佩和感叹。

在国家灭火救援最高指挥部——公安部消防局的总值班室里，指挥中心主

任尹燕福指着全国灭火指挥系统大屏幕，告诉我：无论在哪个地方出现紧急火情，我们的消防指挥系统都可以在几分钟内向所在地区的消防官兵发布命令，而且这个命令一直从北京通向最基层的消防中队。也就是说，北京的警铃一按，几秒钟、几十秒钟内就可以指挥并启动一个地区、一个中队的消防力量奔赴灭火现场。“当然，出动多少兵力、增援多少力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但我们的指挥系统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畅通无阻的。”尹燕福说。

“天津港大爆炸发生后，当我们从前方基本了解火情后，不到两三个小时内，我们就调动了河北、北京、山东等几个省市的消防兵力支援，很快基本控制了火势蔓延。但天津港大爆炸来得突然，现场的火情变化在最初时完全超出了一般火情的发展，所以造成了我们消防队员自建国以来一次伤亡最严重的后果……”尹燕福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

蘑菇云腾空而起，满天火光映红天津港区，几千辆汽车片刻间烧成铁疙瘩，数万户居民楼的门窗片甲不留……这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通过手机和电视视频所看到的当晚爆炸现场情景。

那一刻，是天津消防队员们最为悲壮的时刻，也是所有视频上没有留下的印痕，而我的文字正是记录了他们在这一刻的所有表现。

张梦帆在警铃响起的第二秒钟时，便向战友传递了“出警”的命令。

“上级的‘出警铃’响起与部队出动之间是没有间隙的，就是说，我值班室里的警铃响起，我们全中队的战斗员们就要立即投入55秒的出发前的战斗准备行动，并把消防车开出营区。这时间内我作为值班员，就是负责把上级命令中的内容交给通讯班长，再由他带着命令交给中队指挥员。具体出动多少辆战斗车、火情在哪儿，上级的‘命令单’上都有详细的文字表达。”张梦帆把“8·12”当日的“命令单”拿给我看。当时上级给予中队下达的“火情（灾害）描述”和相关要求是这样写的：

灾害类型：火灾扑救。

灾害等级：一级。

注意事项：请参战官兵携带必备灭火、救援器材，速到现场科学处置并及时上报情况。注意安全，做好个人防护和现场警戒。

原始的出警“命令单”上留下的文字可以说明，公安消防指挥员们对当时参战的一线消防队员们不仅有着非常专业的要求，而且特别强调了在灭火现场要“科学处置”“注意安全”，尤其强调消防队员“个人防护”。我想读者还应当需要特别留意“命令单”上另外几个字：做好“现场警戒”。这句话的意思，消防队员除了在现场要确保灭火正常进行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是，防止火场围观的群众发生危险和火灾的次生灾难。消防队员们每次执行任务都具有双重责任：灭火和保护群众。

“我们的消防队员们一边冒着随时牺牲的危险，一边又在不停地劝阻和驱赶许多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如果不是我们消防队员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围观的群众离火场远一点的话，大爆炸那一瞬间，还会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天津公安消防总队政委岳喜强有点激动地对我说。

岳政委的话，让我想象着爆炸现场的一些情景：瑞海公司的院子起火之初，附近的居民和路过的群众，出于好奇纷纷朝火场四周靠近与围观，不同方向的人数绝不下几百人。

“大家务必不要靠近现场！”

“快往后退！退——！”

“退——”

23时左右，起火的瑞海公司院内外，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消防车和消防队员。正当各路消防队员准备灭火的同时，他们的四周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

“危险！你们不能往前走了！”

现场的消防队员和驻地跃进路派出所（港区的这个派出所与瑞海公司一路之隔）民警不停地将围观者劝阻至警戒线之外，大声喊话：“火场危险！往后撤！越远越好！”

“撤！不能在这里围观！撤——”民警中领头的是当晚正在所里值班的派出所教导员王万强。他一边在现场指挥其他民警将警戒线往外拉，一边向围观人群不停地高喊着。就在他再次将离火场较近的那根警戒线往外拉的那一瞬间，惊天撼地的第一声大爆炸响了……十余秒后，又一个更巨大的爆炸响起！王万强在一团火光中消失了……

“我们是在8月30日那天才找到王万强同志的遗体的。”10月的最后一

天，我来到天津港公安局所在地，一位局干部告诉我，“当时我们找到万强同志时，见他的尸体已经不成样儿，半个脸没了，上半身也被什么东西给劈掉了……惨不忍睹啊！”

这位王万强的战友颤抖着双唇回忆道：“大爆炸之后，王万强同志一直处于‘失联’状态。火灾后的第十天，也就是8月23日那天，王万强的父亲王胜朋先生来到我们局里。他老人家见了我们领导后第一句话就说：‘领导啊，我儿子没给你们丢脸吧！’66岁的老天津港人，儿子找不着了，他却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你说让人感动还是悲伤？后来老人家一定要到派出所去，说要看看他儿子工作的地方。我们领导陪他去了跃进路派出所。干警们知道他们教导员的父亲来了，便赶紧集合迎接。老人家见了干警们后，说：万强不在了，你们还要把工作干好，我代儿子拜托了……之后，他说要到火场那边去喊喊儿子。那个时候，火场核心区还处在警戒状态，我们只能陪他站在远远的立交桥上往火场那边遥望。老人家当时眼望着还在冒烟的爆炸场地，连声喊着：‘万强！爸爸来了！爸爸想带你回去！你在哪里呀——’那一刻，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跟着掉眼泪的……”

“大家不知道，其实我们局里的干警当时为了避免更多的围观群众无谓伤亡，何止牺牲了王万强一个好同志！副局长兼消防支队队长陈嘉华牺牲了！分局局长刘峰牺牲了！跃进路派出所所长刘学军至今还在医院躺着，身上缝了77针，一只眼永远没有了……”这位干部说。

有关天津港公安人员的事暂且放一下，让我们还是再回到八大街消防中队的干部战士们接到出警命令后的事吧——

“根据上级指令，我们全中队的战斗力量全部出动，包括了全中队4辆消防车。”张梦帆说。

现在我才明白，通常一个消防中队有3辆或4辆消防车，特勤中队会有5辆消防车。这些车辆都各有其责，第一辆车被叫作“第一班车”，一般都是指挥车，出警的最高指挥者坐在上面，还有负责通讯、记录和录像等工作的文书一名，其他都是战斗员，五六人、三四人不等；第二辆、第三辆，是供水车或战斗增援车；最后一辆是警戒车加增援车。在灭火现场，各车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得根据现场情况决定，如果现场狭窄拥挤的话，有时几辆车会挤在一起作业。

“8·12”火情出现后，天津消防总队给港区范围内的4个消防中队同时下达了紧急增援令。距火场最近的八大街中队首当其冲。

“那天晚上10点多钟后，中队的有些同志已经上床了，尚未休息的同志看到不远的地方升起了火焰，大家很快知道是火情。就在等待战斗命令时，总队直接按动的警铃响了，我在值班室也同时收到了自动传输过来的‘出警命令单’。像往常一样，我把出警单交给了通讯班的訾青海，每次出警他是跟在指挥员身边的文书，所以在战斗中前后方的联系也是我们俩，可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次我们俩是最后的诀别……”尽管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一提起牺牲的战友，张梦帆依然无法控制悲伤的情绪。

“我们现在都不愿意再提起那天的事了！”张梦帆说，如果不是首长提前跟他说我是专门从北京来的作家的话，他和中队那些活下来的战士都不会轻易提起“8·12”大爆炸的事。“简直就像噩梦一样，好端端天天在一起的战友们，转眼就没了……我至今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在国庆节我去采访时，被爆炸破坏的八中队营房基本保持了原状，我看到战士们临时挤住在一楼的两间通铺上休息。中队还有7名战士没有出院，留下的原八中队战士暂时不再执行任务，由总队另调来充实力量帮助八中队执行日常出警任务。

进入消防队，会深深感觉弥漫着一种悲伤和压抑的气氛。战士们相互之间很少说话，个个表情凝重。“现在我不太去二楼了，一上去就会出现错觉，訾青海、杨钢、成圆、蔡家远……他们都会嘻嘻哈哈地过来跟我说话，我受不了……”张梦帆念叨的这些名字，都是牺牲的战友，与他一样年轻。

“訾青海才20岁，再过20天他就到了退伍期限。‘8·12’爆炸的前一天，我俩还在商量他留下来当士官的事呢！我对他说，你留下来吧，还有谁比你条件更好的呢？訾青海要个头有个头，各项工作都出色，又特别听话，电脑玩得好，尤其是电脑上画画特厉害！中队长、指导员都喜欢他，每次出警总带着他。这回也一样，结果他和中队长、指导员都没有回来……我受不了！受不了！”张梦帆突然将头压在桌上，失声痛哭，哭得异常悲伤，令人无法安慰。

啊，大爆炸给这些年轻的战士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何时才能消失？我焦虑地想。

“抱歉。”片刻，张梦帆抬起头，用袖子擦脸拭泪，“我们中队出动了4辆